

穿越林間聽海音——林海音文學展

精選文物導覽

文／林佩蓉 攝影／楊義勳

林海音於1950年代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書的手寫教材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林海音兼任世新新聞專科學校（現世新大學，於中國舊名為北平新聞專科學校）時親手編寫的教材。林海音可謂是正統新聞科班出身，1934年考入「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由於其優越的寫作能力及一筆好字獲當時校長成舍我錄取，此校為專門培養新聞專業編採人員的機構，可一邊上課一邊在報社實習。林海音手寫資料、教材的習慣，受老師成舍我所影響，成先生上課不使用現成教材，而是講授學生抄錄；林海音回憶，這在當時是一門苦功課，卻也因此練就寫字快速整齊的功夫。

林海音親筆所寫的「合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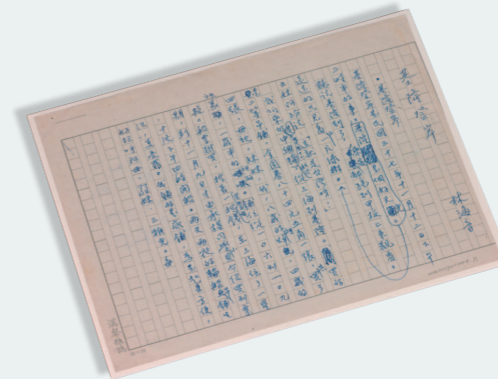
鍾理和紀念館典藏



鍾理和（1915.12-1960.8）與林海音畢生未曾謀面，卻藉由投稿與通信建立了令人感動的情誼。鍾理和的作品，特別是小說，於1959年第一篇〈蒼蠅〉之後便持續刊登於《聯合副刊》，從鍾理和與林海音往來的信件中可看見作家與編輯彼此互相珍惜的情感。1960年8月，鍾理和因病過世，第二天其在副刊連載的長篇小說〈復活〉方才刊畢。林海音從欣賞鍾理和的作品到珍惜、幫助這位貧病作家，對於其作品整理、家庭的關懷以致成立鍾理和紀念館，林海音出錢出力也捐書；紀念館成立後，林海音將她手中主持《純文學月刊》的作家原稿真跡共166位、242篇交由該館永久典藏。

〈基隆登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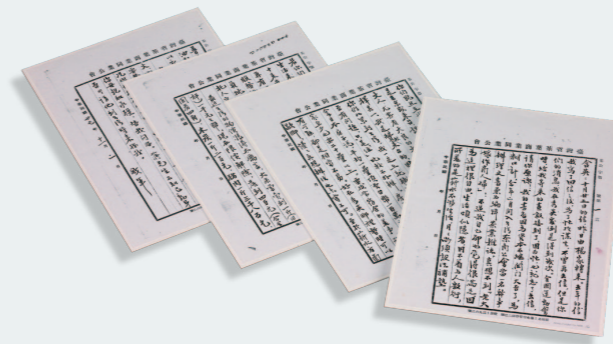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1948年11月9日，林海音帶著母親林黃愛珍、五妹燕玢及三個孩子（夏祖焯、夏祖美、夏祖麗）從中國上海到台灣基隆登岸，這艘23667號、第56次航次的中興輪號船票，林海音保留甚久，如今雖僅存影本，恰能與〈基隆登岸〉手稿進行時代上的呼應與內容情景的對應。林海音返鄉，與孕育生命的母親與地土，正式因歸鄉而結合。

張我軍致林海音函（1948-11-02）影本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張我軍（1902.10-1955.11），生於台北板橋，與林海音的母親林黃愛珍同鄉，論輩份為林海音的表舅。張我軍在1920年前往中國，接觸隨中國五四運動而興起的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學，並在台灣掀起所謂「新舊文學論戰」。其母後來遷居北平，與愛珍女士情同姊妹，在異地語言不通的環境下相互陪伴。此函為張我軍在台寫信給林海音，當時海音已預備返回台灣，透過信件內容可知張我軍提供給林海音有關台灣在地的社會狀況等訊息。

〈竹茶爐的下落〉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林海音手稿，成文年代已不可考，推測為林海音返台後所寫。透過追查竹茶爐的去向，回憶過去的北京生活以及當時的生活樣貌。林海音創作無數，1948年11月抵台後，除積極尋求落腳、安家的工作之外，亦努力的了解、追憶腳踏鄉土的民情，這些都反應在其創作上。光是在1949年，就有近百篇文章刊登於報章媒體，創作能量及影響，自此展開。

黃春明致林海音信札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1955年林海音進入聯合報社工作，擔任副刊主編，也改變、開展了副刊的新氣象。原本綜藝性濃厚而文藝性偏少的內容，在林海音接手後全面發展以文藝為主的經營策略，邀約了許多作家投稿，也提供許多作家發表園地，不少後來成名作家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聯副刊載的，例如黃春明、林懷民、鄭清文等人。這些作家在現今台灣文壇皆有成就，談起自己在文學上的初啼之聲，林海音皆為開啟其創作信心之門的引領者。

何凡寫字板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何凡（1910.12-2002.12），與林海音相知相守，兩人在台灣文壇上皆佔有關鍵性地位。何凡自1953年開始在聯合報社發表「玻璃墊上」專欄，每日刊登，主要內容在於觀察社會實況，提出知識份子的看法。相較於林海音開闊、喜愛呼朋引伴到家中作客的個性，何凡較為含蓄寡言，然而兩人默契十足、互相尊重、合作無間；每晚何凡為了當天截止的稿件，需要安靜的寫作時間，即便家中高朋滿座，何凡仍有獨自工作的空間，書房、書桌與寫字板，皆是與林海音共同護守的珍貴創作資產。

夏祖焯（夏烈）〈尼采之尼斯〉

夏祖焯提供



林海音與何凡半世紀以來的筆耕，影響了不少作家，而他們的子女、女婿們也在文壇上頗有成就。他們的作品早期在純文學出版，爾後各自在天下文化、爾雅、洪範、三民等出版社發行，內容橫跨各式文類，有傳記體、小說類、散文類、評論類等。本次除展出長子夏祖焯（夏烈）的〈尼采之尼斯〉，另有夏祖麗〈媽媽的花兒落了！〉；張至璋〈儷人行〉、莊因〈淺說書之「法」與書之「藝」〉手稿。

純文學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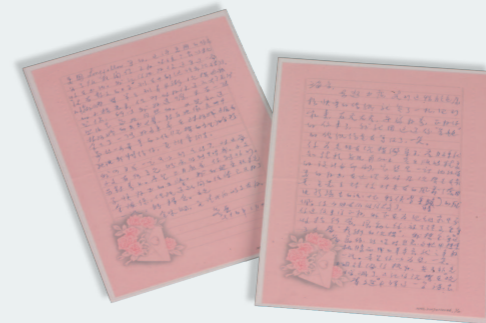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1967年林海音開始擔任《純文學月刊》的發行人及主編，同時也要總理社務；在文壇風氣尚未開放的戒嚴時代，要辦份純文學性刊物的念頭儘管已存在幾位作家心中，仍有許多滯礙難行的因素而使理想未能實現，不過林海音卻能從其「文學客廳」將眾人的討論成果具體呈現，成立了《純文學月刊》編輯部。創刊號由何凡執筆撰寫代發刊詞——〈做自己事，出一臂力〉，說明了堅持純文學的理念；林海音親手寫了一百多封信向海內外作家約稿，請作家們將得意之作寄給她。精心亦苦心經營了四年多，也由於堅持文學的緣故，銷路始終有限，再加上所有的重擔皆由林海音一人撐起，終於在種種考量下，經辦了54期之後，林海音決定將月刊交由學生書局的劉守宜先生接手，繼續發行八期後共62期停刊。

張秀亞致林海音函、潘希真（琦君）致林海音首封信函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林海音與女作家之間的情誼，始自1949年開始在國語日報社擔任副刊「週末版」編輯時，林海音不僅親筆寫信、親自打電話邀稿，同時亦在中央日報社的「中央副刊」與「婦女週刊」投稿並因此而結識了許多作家，特別是後來情同姊妹的女作家們，例如張秀亞、琦君、艾雯、潘人木、劉枋、林文月、齊邦媛等人。這些女作家寫散文、寫小說也寫評論，形塑了50年代以降的女性文學，該時期的作品特別是散文，在當時推動國語教育及教材方面，皆有所助益。

本文作者

林佩蓉

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助理研究員

